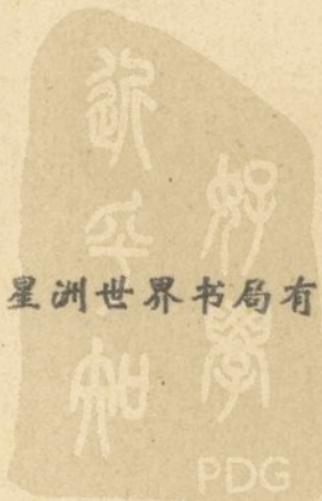


马华新文学史稿

中 卷

方修 著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



圖一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純文藝副刊之一 文藝週刊

1932年初創刊



圖二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重要刊物之一：最星

1932年中期刊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自殺的勇氣

總批發宗興公司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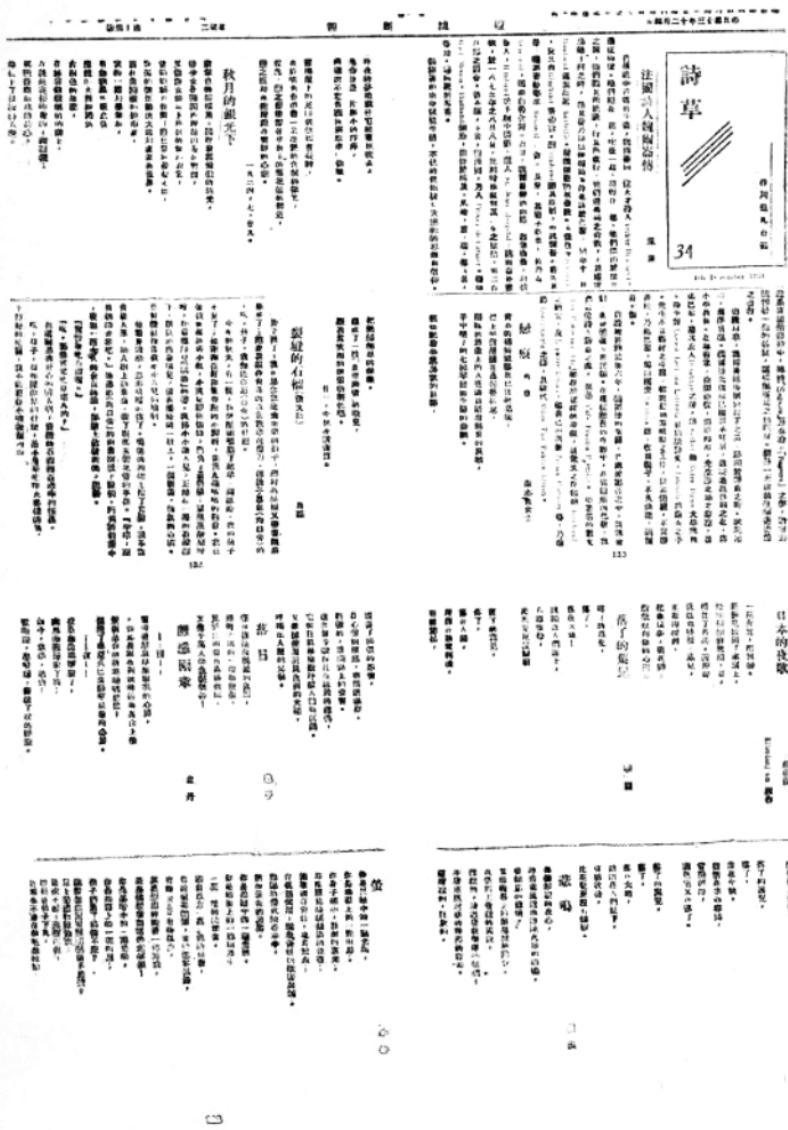
新嘉坡陳嘉慶雪文廠

本廠標雪文久已
馳名，因機器製造及
物質，均與土產諸家大
不相同，故能耐洗去穢
物，其物質并達法，均屬土產，故絕不
耐用，諸君光顧切認明為荷。



圖三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文藝副刊之一：聯聲

1935年創刊



圖五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的一個詩刊：詩草
1934年初創刊

目 次

第三編 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時期（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第七章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的刊物

第一節 文藝週刊，「民國」文藝，南方月刊	三
第二節 晨星（附繁星，南鋒，出版界，學海）	一三
第三節 獅聲（附曉風，文漫界）	一〇
第四節 噪穀場，「益羣」文藝（附今代，南島）	二八
第五節 輪，熱風，詩草	三六
第六節 新野，文藝園地，新路（附蕉影，新天地）	四四
第七節 星火，檳風，大眾副刊，椰風月刊	五三
第八章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的作者與作品	
第一節 張天白，林參天	六一
第二節 丘士珍，饒楚瑜，曾艾狄	七〇
第三節 林煉，王哥空，饒子鶴，陳白影	七八

後

記

第四節 林健盦，陳羊羽，傅紫曦，李冰人………	九一
第五節 李鐵民，蔡增建，吳廣川，莊力生………	一〇〇
第六節 李潤湖，陳子遺………	一〇八
第七節 姚寄鴻，許恢夫，辜斧夫，王滙東………	一二〇
第九章 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的文學運動與文藝論爭 ………	一二九
第一節 一般作品的基本主題………	一二九
第二節 戲劇運動………	一四一
第三節 「地方作家」問題的論爭………	一五四
第四節 大眾語運動與反復古運動………	一六四
第五節 「讀古書」和「幾個副刊」問題的論爭………	一七六
第六節 「馬來亞文學諸問題」的論爭………	一八八

第三編 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時期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七章：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的刊物

第一節 文藝週刊，（民國）文藝，南方月刊

(一)

一九三二年開始，馬華新文學晉入了一種低潮狀態，很多曾經站在時代前列的刊物和作者，早已風流雲散，不可復見，低沉的氣壓籠罩着整個文壇。雖然有些新刊物和新作者先後出現，勉強地維持了馬華新文學發展的系統；前一時期的作者，也還有少數未曾掉隊，繼續守住他們的崗位，但總無法衝破文藝界的岑寂的氛圍。文藝運動的主流始終是那麼幽晦，新的刊物頻頻夭折（如民國日報的「文藝」）或中輟（如星洲日報的「文藝週刊」），作品的精神一般上是大大減退了，寫作界中盛行着一種幽默，閒適，以至於油腔滑調的小品散文。這種竄風，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至三六年初，才算稍被扭轉過來。凝滯窒悶的空氣，也在這時候漸趨流動活躍。但一般的情況還未見有重大的改變，要到一九三七年起，才有新的景象出現。因此，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這五年間，我們稱它為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時期。

馬華新文學的低潮期，根據一般情況，又可分為兩個小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這是馬華新文學運動開始退潮以至極度沉寂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發刊的純文藝或文藝性刊物，有星洲日報的「文藝週刊」，「晨星」，「南鋒」，民國日報的「文藝」，若干文藝青年創辦的「南方月刊」（雜誌），南洋商報的「獅聲」，總匯新報的「曝穀場」，檳城新報的「輪」，「熱風」，「詩草」……等十餘種。作者方面，比較重要或常見的，則有林參天，張天白，孫流冰，周靜輝，莊力生，饒楚瑜，林健盦，陳羊羽，傅紫曦，李冰人，王哥空，丘士珍，許俠夫，黃先覺，曾奮，熊蓄影，陳白影，李鐵民，曾見，饒子鵠，梁志生，梅薄絲……等等。

第二個階段是由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馬華新文學在這個階段中由高度沉寂的狀態逐漸地呈露生機，為一九三七年以後（繁盛期）的新高潮奠下了一點基礎。這期間發刊的一些刊物，如星中日報的「星火」，新國民日報的「新時」，「文藝園地」，「新路」，南洋商報的「文漫界」，若干文藝青年的同人雜誌「椰風月刊」，檳城光華日報的「檳風」，怡保中華晨報的「大眾副刊」……等，都是朝氣盎然，帶着一種新的姿態出現。在寫作界上顯見活躍的，又是另一批不同的作者，如李潤湖，陳子遺，林棘，詹熹，王匯東，姚寄鴻，王厭之，吳廣川，洪絲絲，胡君蘋，辜斧夫，沈俠魂，曾狄文，諦克，白荻，荷花……等等。較早出現的若干位，如林參天，張天白，許俠夫，陳羊羽，黃先覺……等，在這一階段中也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以林參天和張天白寫得最勤。林氏所著的「濃煙」，就是在這個階段中完稿與出版，成為馬華新文學的第一個長篇創作。張天白也用馬達的筆名，在這期間寫了很多雜文和短論，其水平也差不多達到了當

時的最高度。（另一方面，卻也有些作者，雖然在這一兩年間比以前寫得更多，但已大大落在生活後頭了。）

（二）

現在我們從「文藝週刊」，（民國）「文藝」，和「南方月刊」開始，先來介紹馬華新文學低潮期中出刊的一般刊物。

「文藝週刊」是星洲日報繼「野苑」之後發刊的一個純文藝副刊，也是這個時期中出刊最早和最久的一個純文藝副刊。

和這個時期的文學現象相適應，該刊出刊的情況，也可分為兩個小階段。該刊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創刊，每逢星期日出刊一大版，隔為四個書頁，主編為胡浪曼，作者有林參天，吳仲青，鄭文通，張晨，徐風，斐兒，陳凝秋，長風，謝野，魏金，孫流冰，饒紫鵠，廖白稚，王哥空，林志皋，林山，曾奮，陳白影，饒楚瑜，普絡等。至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中止出版，一共出了一百二十三期。這是該刊出刊的第一個階段。

隨着文藝界的空氣由極度沉滯而漸趨流動，「文藝週刊」又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宣告復版，刊期仍為每星期一次，篇幅縮為半版，採用長短欄排法。編輯方面，初由胡少吾負責，不久後改由王哥空主持。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止，共出六十期。作者有黃微（女），姚寄鴻，普之，西玲，沈俠魂，南鴻等。這是該刊出刊的第二個階段。一九三七年以後，該刊另有一番發

展，但那是屬於馬華新文學繁盛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的話題了。

在馬華新文學低潮期的五年中（一九三二——一九三六），該刊存在的期間，先後差不多是四年。從內容上看，其間以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比較熱鬧些。

一九三二年是馬華新文學運動開始式微，但還未至於十分沉寂的一年，因此該刊還有不少頗具現實性的作品出現。該刊於一九三三年元旦的第五十一期上，有一篇「一九三二年本刊的清算」，認為該刊在過去五十期中所發表的創作，曾經接觸到兩個最現實的課題；一個是遠東政局的惡化，另一個是地方經濟的不景氣。此外，還有很多戲劇和小說涉及「愛與人生」問題，也是富有生活氣息的。這篇文章頗能具體地說明一九三二年該刊內容的特點，茲將其中可供參考的幾段摘錄於下：

「一九三二年我們子子孫孫應牢記着的一回事，是日軍攫取瀋陽後，伸張爪牙蹂躪淞滬的事件。這事件足足歷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而且直到現在依然遺留着創痛的痕跡，震撼世界，引起了十六萬萬人的大注意。這確是血的年辰中，血花最怒放的時份。本刊負責着映照血的現實的使命，本應表現我們的意志，奈何慚愧得很，我們卻不能如願。鶻鵠前頭，苦悶只有蘊藏在心靈深處的份兒。檢閱一年來的本刊，除了謝野君的『國難期中三個桃色艷麗的對比』（第十七期及廿八期）和明慈君的『詩人熱烈的情緒』（第卅六期）兩篇稍為切近現實的文章外，簡直他無所有。且謝野君的大作只是消極地描寫三個艷麗的女性不同的桃色的遭遇，隱示着現環境中女人們的出路。明慈君的大作則僅藉過去詩人們熱烈的情緒，略略說出『我們應該怎樣做』而已。在這

五十期中，僅僅有這兩篇血淚性的文字，我們確引為不能滿足；雖然，兩君的文章的價值，卻已永不磨滅。

「……誰都不能否認，世界不景氣已日漸尖銳化。貧無立錐的人們，固然一個個向着滅亡的道上跑，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也免不了發生幻滅的悲哀。生活的巨鞭策下的人羣，誰都失了應該享受的人的樂趣。這一類文字我們在本刊裏可以找出直田君的『沒落的悲哀』（第廿九期及卅期），張晨君的『學徒』（第六期），徐風君的『謎一樣的人生』（第六期），文通君的『睜開了眼睛的時候』（第五期），和長風君的『飢餓』（第廿八期）等數篇。尤以『沒落的悲哀』，描寫土產落價後的南洋的小資產階級的沒落的現實，最為深刻動人。任何人讀了這篇充滿了『時的節奏』與『力的節奏』的作品，都要感到黃金時代的南洋已經幻滅了。張晨，徐風，文通，和長風君等的大作，題材各異，但殊途同歸地抓住了現社會的癥結，運用靈活的椽筆，或輕描淡寫，或着力刻劃地顯示出不景氣下各階層的不安，稍盡了本刊反照一九三二年的現實的使命。

「本刊過去五十期中，佔篇幅最多的要算描寫『愛與人生』的文字了。誠然，愛是人們靈魂的糧食，不可或缺的。缺乏了愛的社會，是死寂的社會；缺乏了愛的人生，便是乾枯的人生。一般青年悲苦着的，歡笑着的，企求着的，渴念着的，非別的東西，只是愛。然而現社會中愛是離開生活的；換言之，愛是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上。離開生活的愛是不易實現的。於是，我們讚美着，渴求着愛，便同時要努力地尋求着生活。嗚呼，二十世紀的愛原來是這樣的一個真面目。本刊第十五期，林參天君的『潯陽江頭的悲劇』（獨幕劇），對於愛與人生，描述最詳盡。此外，

第十期陳凝秋的「北歸」（獨幕劇），第十二期林參天君的「隱痛」（獨幕劇），第十四期細胡君的「斷情」，第卅三期至卅五期普絡君的「愛」，第四十一期至四十三期君濂君的「人間的夏娃」，第五十期君濂君的「靈魂升不到天堂的女人」，及第四十六期至四十八期無涯君的「段戀」，一篇有一篇的精采；有的曼妙婉麗描寫夢河中飄盪着的人們享受了短時間的快樂，終於陷入無底的悲哀的深淵，如「北歸」一篇；有的是愛的悲調的彈奏，清脆的聲音迷惘了多少的讀者，如「曼特林」一篇；有的更深一層揭示愛的幻滅，如「人間的夏娃」一篇；有的崇貴着至上的愛，指出任何悲苦都不能毀滅它，如「靈魂升不到天堂的女人」一篇。尚有悲悽的愛，曲折的愛等等描述。……本刊五十期中對愛與人生，實可謂描摹盡致了。」

一九三三年起，隨着文藝界的氣壓的繼續下降，該刊的作品也益呈晦暗，但在開年的三幾個月間，卻爆發了一場空前未有的戲劇論戰，牽動了整個馬華文壇。原因是這一年的年初，星加坡的青年勵志社公演了「一侍女」，「芳辰」，「綠林中」等幾個獨幕劇，鄭文通認為演技次佳，乃在「文藝周刊」上發表長文批評，勵志社的負責人之一王信，也在該刊為文答辯，因而展開劇烈的搏鬥。星加坡民國日報和檳城光華日報的副刊，也有文章參戰。最後由雪蘭莪的戲劇工作者孫流冰出面排解，事件始告勉強結束。這場論爭，在馬華文學史，特別是本邦的戲劇運動史上，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該刊經過一度停版而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復刊以後，雖然出現了若干新作者，因而呈露出一點生氣，但由於篇幅縮存半版，稍長的戲劇或小說稿件無法容納，只能多登一些散文創作，所以風